

鲲鹏之路

李凡
诗词美学
发展论纲

● 李人凡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
雁不到
衡阳回
雁路
好不到
衡阳回
雁路

鲲鹏之路

——毛泽东诗词美学发展论纲

李人凡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周 莉

责任校对 高 健

鲲鹏之路

——毛泽东诗词美学发展论纲

李人凡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 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7 印张 162 千字

广 西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219-03690-6/I·659 定价: 12.50 元

見 見
利 忠
危 授
命 命

胡
說

一八九の、十二、廿二、

百家争鳴
繁荣學術

汝信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八日

向毛之序学习作人
向王之序学习作诗

感友序

素质定成效
毅力奋出天才

魏侍统

甲戌之冬

目 录

I

序言编

- “突围心态”的独特视角与自我发现 钱理群(3)
“毛诗”研究的“美学突围” 陈 晋(9)
“有真意,去粉饰” 李人凡(14)

理论编

鹏搏九霄动扶摇

- 毛泽东诗词美学发展论纲 (19)

回首峰峦入莽苍

- 毛泽东诗美范例赏析 (67)

毛泽东的诗词世界和“毛诗学”的研究

- 《毛泽东诗词大典》序 (109)

审美鉴赏的自觉与批评美学的追求

- 《毛泽东诗词大典》主编漫笔 (129)

敞开的心灵之门

——毛泽东爱情诗词揽胜…………… (138)

道德文章日月长

——《毛泽东诗词学生读本》序…………… (145)

鉴赏编

2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虞美人·枕上》赏析…………… (153)

比翼双飞击云天

——《贺新郎·别友》赏析…………… (156)

独立千秋击浪行

——《沁园春·长沙》赏析…………… (159)

万里长征第一诗

——《七律·长征》赏析…………… (164)

千古词人共折腰

——《沁园春·雪》赏析…………… (169)

人间正道 笔底华章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赏析…………… (174)

绿水青山任放歌

——《七律二首·送瘟神》赏析…………… (178)

畅晓见蕴藉 坦陈更雄豪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赏析…………… (183)

千秋一阕 英雄悲歌

——《七绝·屈原》赏析…………… (189)

心香一瓣 忧患千重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赏析…………… (193)

任人评说的“井冈山情结”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赏析 (195)

鹏搏九霄惊宇内

——《念奴娇·鸟儿问答》赏析 (199)

戏谑反讽 粗犷坦直

——《七律·读报有感》赏析 (204)

暮年失察 诗欠敦醇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赏析 (209)

主要参考书目 (213)

跋 (215)

序 言 编

“突围心态”的独特 视角与自我发现

——《鲲鹏之路》序

3

钱理群

我与广西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李人凡先生是因为业务的联系而认识的，却有“一见如故”之感。今年夏天又有机会与人凡先生在桂林山水之间共同商讨课题，切磋学问，达半月之久。在朝夕共处中，更感到彼此精神的相通。我或许没有人凡先生那样的出版家的眼光与气魄（我是那种“多谋而寡断”的书斋里的文人），但人凡先生却兼有学者的爱好与风范，而我们又都具有永不满足、不断探索的“精神流浪汉”的浪漫气质。我曾想，这或许是我们同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有着类似的经历的缘故。后来，在一次闲谈中，人凡先生告诉我，他利用业余时间写有《鲲鹏之路——毛泽东诗词美学发展论纲》（以下称《鲲鹏之路》）一书，我闻之惊喜不已。

因为年轻时候，我就是毛泽东诗词的爱好者（更确切地说，是崇拜者，我们那一代人喜欢文学者很少有不为毛泽东诗词所折服的），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也写有一本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文稿。我忽然省悟：或许我们共有的浪漫气质来源之一，就是毛泽东诗词的熏陶、影响吧？于是，我同时又产生了一点疑虑：人凡先生今天再来研究毛泽东诗词，能完全摆脱我们当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阴影，能够说出新意来吗？……后来拜读了人凡先生的文稿，我终于释然了：人凡先生早已自觉意识到了他所要做的毛泽东诗词研究的难点与可能陷入的“个性掩失，创造性萎缩”的陷阱，给自己规定了几条原则：一是注重“诗词原态的把握”；二是“寻求新视觉，建构新的批评范式”，强调“出新”与创造性；三是追求研究的“个性化”。这就在研究的起点上，占据了一个“制高点”，而实践的结果，也确实在这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基本上实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我真为人凡先生高兴。现在，人凡先生希望我为他的这本心血之作写点文字，我自然是欣然应命，就从这三方面谈谈我的一些思考吧。

人凡先生的研究从“形态学分析”开始，也就是从毛泽东诗词的“原态把握”开始，指出诗人“经常调遣一系列硕大无朋的意象：高山、大河、汪洋、大海、青天、玉宇等，营造了壮阔的氛围”；指出“诗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色彩词是‘红’字，凡16次之多，其中专写‘红旗’的就有7次，‘红’在毛诗中兼有色、情、意三浓之美”；指出“毛泽东特别喜欢用动词‘飞’、‘过’等，一是取凌厉之势，二是取迅捷之姿”；指出毛诗时有“行程二万”、“往事越千年”、“日行八万里”、“遥看一千河”、“弹指三十八年”这类时空大跨

度的切割，由此而概括出毛诗特具的“崇高”的总体特征。接着又“开列出一长串毛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系列：踟蹰、惆怅、野渡、苍松、横塘、残月、天涯、孤旅、愁丝恨缕、苍茫、沉浮、寥廓、暮云、烟雨、悲歌、西风、霜晨、残阳、雁叫、孤城、落照、哀鸿、苍黄、风雨、萧瑟、秋风、斑竹、落叶、逝川、逝波、疏枝、寂寞、萧疏、凋残、烽火……”进而揭示了诗人“忧忡为国痛断肠”的心态与诗词内在神韵上的“悲壮”与“沉郁”。以上从词语剖析中概括出来的毛泽东诗词“诗美结构”上的两个层次，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所显示的研究的方法与眼光，即从诗人在诗中使用量最大、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入手，找出诗人独特的、几乎已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内心情结的意象，同时分析这些意象在诗中的排列、组合，也就是从属于诗人自己的意象的内涵及其关系的分析中，进入与揭示诗人独特的内心世界与艺术世界。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这些年我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包括鲁迅、周作人研究）时，所一直采用的也是这样的研究方法。我把它叫做“单位观念——意象研究”；人凡先生则称为“数学的与力学的方法”，其实是“所见略同”。现在有了人凡先生在毛泽东诗词研究中的成功经验，我也更增加了信心，这种贴近作品“原态”的研究是值得继续试验下去的。

人凡先生在构建自己的批评范式时，提出了“阶段论”与“发展观”，这也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按照人凡先生的解释与我的理解，这就是强调毛泽东诗词有一个自身的“生长、成熟、变异的过程”，而且诗歌美学意蕴、风格的发展也是多层面、逐渐丰富的过程。这样的“过程”的动态的研究，就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存在的把毛泽东诗词僵化与绝对

化的研究格局。由于研究思路的更新，就有了许多前人未曾论及的新的认识与发现。例如，《鲲鹏之路》将毛诗的发展分为“形成期”（1906—1925，求学阶段）、“发展期”（1927—1959，斗争建设阶段）与“变异期”（1959—1973，反修防修阶段），指出三个阶段以诗人之“忧”一以贯之，成为“诗美”的贯串性特征，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如形成期的“深沉的家国之忧”，发展期的“深刻的存亡之忧”，变异期的“深长的变色之忧”。《鲲鹏之路》在分析毛诗的变异期时，在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这一时期仍有上乘之作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诗艺从高峰呈下滑的迹象”，分析了“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以诗来指导运动、指导革命”，混淆了诗人与政治家的界限的失误。这些论述虽可能引起争议，但都是能给人以启发的。《鲲鹏之路》对毛诗美学风格的分析，指出“崇高”中有“空阔”、“峻拔”、“凌虚”、“豪强”之变，“悲壮”亦有“孤愤”、“孤寂”与“孤怆”之别，就比较细致地揭示了毛泽东诗词美学上的流动性与多层次性，避免了单一化与凝固化的理解。这样，《鲲鹏之路》所呈现的，不仅是毛泽东诗词艺术发展的轨迹，更是毛泽东心灵、精神发展史的轨迹，或者说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人们就可以通过毛泽东诗词这一特定的视角，去接近（与揭示）这位世纪巨人的内心世界（他的内在丰富性与矛盾性），这自然是能引起读者的格外兴趣的。

当然，我个人尤其欣赏的，还是人凡先生的毛泽东“突围”心态与诗美特征的独特发现与分析。按照人凡先生的解释，所谓“围”，包括“现实中异质、对立面的强大压力”，“旧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自身的某些定势”；所谓“突”则是面对这些方面的压力所作的反抗与主动挑战。人

凡先生发现，毛泽东的一生，即是处于这样的永无休止的“突围”状态中：年轻时对传统文化的“突围”，战争年代对敌人军事围剿的“突围”，革命与建设年代对现存的政治模式、僵化的政治教条的“突围”，以及晚年固执于自己的理想、信念（思维定势），陷于孤身而仍在挣扎的“突围”，由此而形成了“毛泽东诗美中特殊的品格——‘突围’型或超越型的鲜明个性”。——这真是道前人所未道、言他人所不能言，而且是具有一种理论的深度的。而我尤感兴奋的是，前些年我在通读毛泽东的全部著作时，也发现了“反围剿”是毛泽东的基本观念与心态，这样我与人凡先生又“心向一处想”了，这或许并非偶然。老实说，当我读着人凡先生的上述精辟分析时，总不免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时处于“突围”状态的，又岂只是毛泽东一人？难道人凡先生自己，连同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人，不都也是“突围者”吗？因此，人凡先生（以及我自己）对毛诗“突围”特征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发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他对毛诗的阐释是充分个性化的，同时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某种程度上，这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经过了历史的反省，对毛泽东其人其诗的一种（当然不是唯一的）认识与思考。

这样的“毛泽东时代人”对毛泽东诗词的反思性的研究，自有一种他时代人（后代人）所不可能具有的特殊价值，但或许也难免残留着那个时代的某些阴影。我在读人凡先生的力作时，会读到一些大言大词（恕我不一一举例），气魄很大，却略有空泛之嫌；我从中仿佛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毛泽东文风上的消极影响，因而发出了苦笑。我也曾当面对人凡先生谈起我的这个感觉，我记得他也是无言地

苦笑着。这精神上的苦涩感是后代人所难以理解的。但我又坚信，总有一些精神上的共同点会把一代一代人联结起来，后代人连同我们这一代人对毛泽东诗词的阐释，会有不同的认识，但也必会达到一定程度的理解与沟通的。人凡先生，你说呢？

《鲲鹏之路》最后发出了“建立毛泽东诗词美学”的呼吁。我理解这实质是要求毛泽东诗词研究彻底摆脱对政治学的依附，而恢复其学术的、美学的独立品格。人凡先生自己的研究就是一次自觉而卓有成效的努力。作为对《鲲鹏之路》的呼吁的响应，我想提出一个建议：要把毛泽东诗词研究置于20世纪中国诗词史的研究的大格局中，这或许可以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思路。另一方面，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又能为刚刚起步的20世纪诗词史的研究提供经验，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人凡先生《鲲鹏之路》的出版，在20世纪诗歌研究（它理应包括新诗研究与诗词研究两个部分）上，也别有一种意义。

1997年10月9~11日，写于燕北园

“毛诗”研究的“美学突围”

陈 晋

9

人们在生活中常常被一些东西包围，总要做一些“突围”的事情，诸如排除干扰，解决难题，摆脱局限，寻求新路，等等。至于“美学突围”，一看便是学问家们的话语。这个提法，我是在李人凡先生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书稿《鲲鹏之路——毛泽东诗词美学发展论纲》里拿过来的。说起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在这本书里感觉到作者似乎也在做着美学突围的尝试，体现了一些超越人们思维习惯，反拨时下某些思维定势的研究新路。

记得胡乔木同志生前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诗词要比他的文章更有深远的价值。此言看来不虚。这是因为，艺术作品和政论文章的不同，在于前者可以做多种解释，随着时